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二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徽宗大觀元年丁亥

正月甲午蔡京左僕射

自安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授依前司

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再入

制曰天子之置三公與之論道丞相之總百揆維以

佐王朕親事法宮宅師區夏朝廢食而思務夜振衣

而慮微顧非真儒孰翼季治迺晷求於舊弼俾還秉

於大鈞播告治廷誕敷羣聽具官蔡京識推先覺德懋碩

膚智物之未形學窮神而獨至擢自文考寢遇泰

陵更險夷之百爲持忠正之一節逮予躬攬冠位宰  
司罄謀謨之贊襄緝紀綱之蠹壞周王之辟國無如  
召公佑商后之格天有若伊尹力復先烈輔成遠圖  
庶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緣災而引咎旣避位以踰年  
顧茲哀繡之聯殊失股肱之助矧今符瑞洊至講禮  
樂以文頌聲賢能竝興恢庠序而善風俗有懷制作  
多所建明是用載登左揆之崇兼東臺之秩陪敦爰  
賦彌聳具瞻斯爲異恩庸示注意於戲舉臯陶而不  
仁者遠朕則克難於任人賢周公而大治至今爾其  
永休于前政往服定命勉成厥功

十二月以廣南西路夜郎康居之屬納土除太  
尉二年正月以受八寶除太師魏國公六月甲  
午賜蔡京玉帶金魚○二年正月壬子朔御製  
宣和殿記其略曰在昔神考體道稽古乃作燕  
息之殿於正寢之側欲致一凝神以成惟睿之  
聖命之曰睿思哲宗以先帝所御避不敢居乃  
作宣和其屋三楹朕奉若先緒爰居爰處思其  
所以紹復之道云竊惟神考之聖作新斯民

興起治道立政造事以飾千載之蠱陳經立制  
以追三代之隆訓飭經義興建庠序以迪士出

泉弛役增賦吏祿以興廉平均輸之令以抑末  
作而理財修常平之法以摧兼并而勸農聯萬  
民之什伍而教之武技以備軍旅以除寇攘正  
百官之名實而明其分守以經邦治以亮天工  
復丘乘之制講戰守之律緩懷款附征誅暴亂  
中國疆而蒸民又邊鄙闢而狄戎威至於修曆  
紀以協天時平水土以盡地利議禮文以興制  
度考鐘律以審音樂以馭羣吏則爲之刪法令  
以振百工則爲之謹度程盛德大業著於上下  
十有九年薄海內外莫不承德而士徂於積習

溺於蹇淺駭非常之見內懷憤悻初未有發也  
元祐之初垂簾聽政羣姦汲引相援而起列置  
高位乘便投隙無所忌憚以訓迪經義爲泥古  
以興隆學校爲失士以祿庶人之在官者爲傷  
財害民以省耕歛之法爲放債取利以什伍丁  
壯爲聚盜以董正治官爲亂常開疆闢國謂之  
好大喜功建法明刑謂之慘刻苛暴儲倉廩謂  
之鉅橋之粟富邦用謂之鹿臺之財莫不以是  
爲非指無爲有而忠臣誼士與顧命大臣相繼  
斥逐其所上章至敘幽王厲王之不道引秦皇

漢武之窮黷未嘗不掩卷憤懣賴哲宗皇帝照  
知姦罔灼見邪心不言九年一日臨政奮武斷  
發德音凡背公死黨之人與肆不根之言者放  
廢竄逐之刑加焉然後神考豐功茂烈得以講  
明紹復於搶攘委頓之後天下方翹首跂踵向  
熙寧元豐之盛矣逮元符末朕卽位之初懼弗  
克任恭請母后臨朝總攬克篤先烈朕方寅畏  
嚴恭以承慈訓而羣愚荐興復列庶位覆出爲  
惡變亂事實益務更張先帝之所興哲宗之所  
繼述動搖變革日月未幾掃蕩殆盡章交公車

肆爲誣詆謂法弊則當革無事於遵制謂世移  
則當變何在於揚功謂作淫巧之技以蕩心謂  
收無用之地以傷財指黜惡懲姦爲濫刑論從  
父之爲非孝至乃方商紂之拒忠諫比二世  
之殺直言剪伐後殿之樛木斥逐供御之幕士  
毀奉祀之冠冕御殿之朝服大至於衣章微至  
於草木賤至於卒役莫不廢革外則懷異害政  
之臣欺罔以肆其志內則陰險左右之人協贊  
以濟其謀故得事無巨細物無微賤極意紛更  
罔有遺逸內外交攻忘君臣分義以快私忿幾

同報怨皆先朝簡拔之舊臣何忘義不忠之若是故自親政以來怵惕焦思欲以丕承厥志一命令一制作惟神考典章是倣申三舍之法頒之郡國與其賢能罷黜科舉而復里選弛在公之役推之州縣黜其姦猾以編戶而惠善良操貴賤輕重之權而市無異估收闔闔歛散之柄而物無低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綜核六聯分守明辨吏習於律工善於事凡此皆政之已見於事可得述而有成效也若夫律度鈞鍾協比中聲成一代之樂貢金九牧包括天地鑄八方

之鼎屬踈而無祿則爲田廬俸賜教養成就而官使之四民無告則爲廩餼布絮還定安集而居養之爲園以收貧而無不葬之枯骨爲坊以治病而無不醫之窮獨廣山海之利而商賈通立虞衡之禁而地產闢建斥師輔翊之郡置殿省供奉之官凡此皆志之所在未見於事可得繼而有成功也至於放黜嵬瑣罷斥浮僞討論禮制崇尚經術新美人材絃歌達于萬里繼其文也聲教暨乎遐荒威武暢乎無外不頓一戟而湟中積石列爲郡縣不下尺紙而夜郎牂柯

莫不冠帶殊鄉異域請命下吏繼其武也凡此  
之類畢陳而備舉爰詔有司凡興復之事集類  
比次以書來上得一千四百五條興訛造訕之  
氓與附下罔上之姦屏之遠方黜不復用一時  
朋附之黨考其言之輕重列其差等分爲三級  
親書于籍布告中外於休德大勳晦而復明朕  
心庶幾焉宋有天下百五十年垂簾者三小人  
乘之易制改度斷而復續非天所復命則安能  
于適駿其聲適觀厥成乎其文實蔡京爲之  
言本朝垂簾者四魯公謂慈聖光憲曹  
后甚盛之德是以獨言垂簾者三而已

壬寅吳居厚罷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授資政殿學士依前官充太乙宮使

制曰朕體貌大臣恩紀惟稱任均佚勤之異禮全進

退之宜

具官吳居厚

早服寵榮寢踐華要再尹京甸兩冠

民曹自擢近司初持右轄荐由西掖進直東臺參贊  
政幾屢更歲籥茲舉引年之義數形避位之言封奏  
繼來悃誠莫奪宜從爾請昭示朕恩增加祕殿之名  
仍領真祠之秩是爲優遇無怠欽承

居厚自崇寧二年四月除尚書右丞三年九月

除中書侍郎五年正月除門下侍郎是年正月

罷執政凡四年上章告老故有是命

拜罷

門下

侍郎吳居厚數請老故事罷政當易所賜方團

帶特恩許仍舊服因著為令長編

壬子何執中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鄧洵武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梁子美尚書右丞自中大夫試戶部尚書除

洵武尚書左丞制曰朕敷求一德之臣與之共政惟

中外萬物總于文昌而左右二丞實司筦轄更踐厥

次實惟其人具官鄧洵武識度高明謀謨忠亮夙以儒學

敷歷要途業履之優簡在朕志曩自憲部擢與機衡

居多建明國是允賴宜膺寵命進服左綱於戲惟虛

其心乃能振舉樞慮惟正厥事乃能糾率官聯往服

朕言勿替素守

子美尚書右丞制曰昔在神考若稽周唐正名百工

以熙庶績惟中臺二轄分總六官參贊機衡實聯近

弼具官梁子美賦才閎廓蘊識高明夙繇儒學之華歷試

事任之劇望實俱有簡知比自民曹領職天府

寬猛交濟治狀顯聞是用酌于師言擢與大政俾攄

遠業恪輔朕躬於戲惟虛厥心乃不惑於是非之正

惟常厥德乃不牽於好惡之公往服訓言母易素守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右僕射授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



制曰國有輔弼義均股肱顧雖屬任之殊悉隆待遇  
 之體惟時右揆俾解近司爰即治廷誕揚孚號具官趙挺  
 之性資機敏識慮疏通論惟當世之宜知識一時之  
 變始薦升於文館俄擢贊於臺綱逮予訪落之初力  
 排符祐之邪說方朕有為之日協成制作之事功洎  
 再登於宰司復丕昭於國論閱時未久諗疾亟聞屢  
 頒賜告之恩行佇勿藥之喜而願還政柄祈即燕閑  
 繼上封章莫回誠請宜陞華於秘殿往均逸於祠宮  
 申衍爰田式昭異數於戲進而輔于世既觀已試之  
 能退以遂其私克懋有終之吉祇膺寵渥永介壽祺

挺之自崇寧五年二月入相至是年三月罷再  
 入相凡一年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劉逵既絀挺  
 之亦以病求免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  
 日卒年六十八贈司徒官給葬事謚清憲長編○  
 七月故觀文殿學士特進贈司徒趙挺之追所  
 贈司徒落觀文殿大學士始挺之自密州徙居  
 青州會蔡京之黨有為京東監司者廉挺之私  
 事其從子為御史承旨意言挺之交結富人挺  
 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命京東路都轉運使  
 王粵等置獄于青州鞫治俾開封府捕親戚使

臣之在京師送制獄窮究皆無實事抑令供析但坐政府日有俸餘錢止有剩利至微具獄進呈兩省臺諫交章論列挺之身爲元祐大臣所薦故力庇元祐姦黨蓋指挺之嘗爲故相劉摯所援引也遂追贈官落職制詞有力沮紹述陰唱險膚曩繇真祠復備次輔獲逞恣恚敢肆紛更之語云○祠部員外郎葉夢得久不遷蔡京旣復相京向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趙挺之劉逵相繼得罪士論紛然夢得召對曰陛下前日所建立者出于陛下乎出于大臣乎及其

罷之又從而復之亦出陛下乎出于大臣乎夫事不過可作與不可作二者而已審以爲可作出于陛下則前不應廢以爲不可作而不出于陛下則今不可復惟察之於心者審然後斷於事者當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退以爲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陛下但虛其心參攷異同而斷之以理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夢得言獨無所觀望遂除起居

郎。政和元年五月丁亥，詔除落觀文殿大學士，特進贈太師趙挺之，責降指揮從其妻秦國太夫人郭氏奏乞也。

同日何執中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鄧洵武中書侍郎。自左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梁子美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朱諤尚書右丞。自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諤尚書右丞制曰：朕仰承天休，中外康乂，嘉與黎獻

守茲太平，肆求一德之臣，俾與萬幾之政。具官朱諤氣節

剛毅才猷，清深道學，貫於淵微，明識該於倫類。夙以

文采擢寘甲科，夷險備更，趨向堅正，曩司風憲，進長儀曹，忠讜屢聞，國是允賴，宜膺柄任，備輔朕躬。於戲綱轄之地，庶尹所瞻，其尚體朕用汝之意，命令之出於中臺者，罔有不臧，職業之隸於官者，罔有不肅，是為克稱尚欽念哉。

執中以特柯夜郎諸郡納土，及受八寶收復臨洮，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執政踰四年。至三年六月拜相。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執政凡三月。

是年六月卒於位，贈光祿大夫，諡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紱，以黨籍

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五月庚寅鄧洵武罷中書侍郎依前中大夫知隨州

洵武自崇寧三年九月除尚書右丞大觀元年

正月除尚書左丞三月除中書侍郎是月罷執

政踰二年

六月己未梁子美中書侍郎自尚書左丞遷太中大夫除

二年七月自右光祿大夫特授正奉大夫

八月庚申徐處仁尚書右丞自試戶部尚書除

處仁是年十月丁母憂執政凡兩月十二月起

復力辭不起優詔許之

同日林摠同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實錄修撰依前官

除

摠同知樞密院制曰朕圖任近弼彌綸至和眷茲帷

幄之臣實總機衡之要折衝千里率服四夷惟時公

才俾二兵柄具官林摠剛毅足以致遠肅括足以裨身學

際天人之交智周事物之與不次而舉無施不宜西

掖北門雅著代言之美省曹京邑稔聞治劇之能惟

中外之備更顧險夷之一節參以時望蔽自朕心輟

銓綜於天官俾幹旋於樞極保乂王室輔翊朕躬衍

食賜勳併推異數豐財和衆期益講於武經居安慮

危宜坐收於勝筭永肩一德同底大寧

攄字彥福福州長樂人

閏十月丙戌林攄尚書左丞自大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實錄修撰

依前官除

居中同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右府是為本兵之地折

衝樽俎料勝廟堂自匪名德足以服華戎才智足以

斷國論者烏能居此位哉我圖其人以稱任屬具官鄭居

中爽邦雋哲儒學宗師望臨一時士心咸嚮頃繇簡

注擢二樞庭向使真祠久鬱公願肆頒尹命用慰師

言於戲其難其謹而增重於樞機斯謀斯猷而參輔

於台德往祇明訓時乃之休

二年五月攄與居中以特柯諸郡納土及受八

寶收復臨洮竝累遷右光祿大夫

大觀二年戊子

八月丙申梁子美罷中書侍郎授資政殿學士依前正奉大夫知鄆州

子美自大觀元年正月除尚書右丞二月除尚

書左丞六月除中書侍郎是年罷執政僅二年

九月辛亥林攄中書侍郎自右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除

余深尚書左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是歲五月庚申增公師三省長官俸祿戶部尚書左膚等奏言元豐官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三省長官皆正一品職任既重當稱是以制祿元豐中止除左右僕射而公師三省長官地皆虛位未除以故未曾修立俸祿至是謂皆當增重其祿以述神考之意竝依○六月丙午增置光祿大夫等官易右銀青光祿大夫等官中書省會大觀二年三月十五日釐正寄祿官指揮乞增置光祿大夫以易右銀青光祿大

夫宣奉大夫易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易右光祿大夫正議大夫通奉大夫易右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易左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朝議大夫奉直大夫易右朝議大夫內有出身人及帶職人更不轉中散奉直大夫從之

大觀三年

巳丑

四月戊寅林摠罷中書侍郎

依前正奉大夫知滁州

摠自大觀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尚書左丞二年九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四月罷

執政凡二年○中丞石公弼言林摠狼復專恣於唱名之時字多不識詔摠不學無術居傲弗恭可罷中書侍郎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後進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與祠卒贈特進靖康元年以摠蔡京死黨追貶爲節度副使

癸巳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自右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管師仁同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除

師仁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致治之原實自本兵之地折衝萬里制勝四夷我圖其人肆敘顯命具官管師

仁智周事物學洞古今有猷有爲允文允武頃者朕始親於機政爾荐歷於清華逮分定武之符克著元戎之績甲兵不試邊境以寧入掌天官益隆時譽蔽自朕志進二樞庭朕命惟休往其祇服

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

癸卯余深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薛昂尚書左丞

自試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劉正夫尚書右丞

自試工部尚書兼侍讀實錄院修撰遷中大夫除

昂尚書左丞制曰朕躬覽萬機圖回四海思得忠良之士式居輔拂之聯具官薛昂直諒多聞柔嘉維則學古

聖人之道爲時儒者之宗西掖東臺辟雍泮水踐揚  
滋徧聞譽惟休擢長五兵益多嘉績宜進司於綱轄  
庸典領於機衡往其欽哉服我休命

六月甲戌朔管師仁罷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罷  
授資政殿學

士依前官充  
佑神觀使

執政僅兩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尋卒

丁丑蔡京罷左僕射爲太師守  
太乙宮使

制曰進而經體久專秉於國均退以辭榮豈遽去於  
王室眷時元老懇解繁機其疏褒典之隆以副具瞻  
之舊誕揚丕號敷告治廷具官  
蔡京業廣而器宏智通而

用博造微之學貫道蘊以無遺致遠之才應事倫而  
有裕蚤受知於先帝繼被遇於泰陵肆予總攬之初  
方切紹承之助首延登於丞轄再入冠於台衡八載  
於茲庶績用乂顧方隅之綏靜加年數之順成思共  
享於太平乃力陳於疾疚章屢却而復上詔亟諭而  
莫回重違乃誠憫勞以事宜席師垣之峻俾司真館  
之優仍衍爰田併敦采食以厚股肱之重以昭體貌  
之殊於戲明哲保身雖弗居於寵利忠嘉告后當無  
廢於燕閒尚懋遠圖以膺多福

京自大觀元年正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



相凡三年引疾乞罷故有是命仍詔請給恩數  
竝依見任宰相例未幾上章乞骸骨遂以太師  
致仕仍舊提舉編修哲宗皇帝實錄進封楚國  
公仍朝朔望大朝會許立相班○先是石公弼  
言自京任用外則生事於四夷內則殫竭於民  
力託爵祿以廣私恩濫錫予以蠹經費京處人  
臣富貴之極尚懷不滿徼福不已至於假利民  
以決興化之讖水託祝聖而飭臨平之山勢毛  
注言蔡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威福震動  
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趨宰相之門而不知君

父之尊文昌舊省一而盡遠傷元豐之偉蹟  
近累陛下之述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  
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  
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於君可乎公弼  
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錄於京計  
則得也爲朝廷之謀則未焉京誤國蠹民而盤  
據輦轂無有去志餘威震於羣臣人情防於後  
患又言陛下旣已灼見姦蔽斥去邪黨皆是京  
援引表裏相濟之人京宜恐懼修省卽日引去  
今乃驚然無所畏憚朝會班宰相之上議論爲

彈壓之說甚無耻也按京當國日久威權日深親戚朋黨盤據中外宋喬年父子止是子婦之父兄耳假借任用遂從常選擢至從官引林摠於中書差除論議惟京是聽而已其輕朝廷罔君上如此等事何可悉數○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蔡京姦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於鎮厭天下於是出而銳然更張以謂天下後世無以復加以蔡京之所爲求其所欲其爲害蓋將徧四方之廣覃萬世之遠而未艾也厥今官爵冗而非才雜進財用竭而妄費無

已恩澤濫而僥倖成風科配苛而農民重困釋老盛而寺觀興修造多而土木耗官監縱橫而權移小人學校紛更而士失所業諛佞成俗而上不聞知恩寵上而人多侮法錢與法俱重而無術以平之推其弊之所在良由士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而不知國家之公議幾成風俗且爵祿名位天下之公器權臣盜之以植私黨最國家之大患况蔡京尤能深結陛下左右近習之人故此曹爲之隱蔽是以公肆誕謾莫敢誰何京旣謝事尚猶安處上都門闌如

市交結內貴其意猶欲覬它日復用也平時出入門下之人恐其去國失所倚恃旁爲之助陛下何不察歟願寘之遠方庶以杜絕其望○是年十一月詔蔡京合得致仕恩澤外長子顯謨閣直學士承議郎提舉醴泉觀攸除樞密直學士次子宣議郎儵除直祕閣餘依故事四年五月甲子詔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

制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廷具官頃以皆才又膺柄任

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袞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機務出入八年事廢紊於將來謀悉違於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示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婭密布要途聚引兇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曰懷忠殆將徼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欲用恩難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慰羣情尚爲寬典於戲天事恒象明罰所以弭灾人

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

宇文粹中承順

○錄云蔡京責居杭粹中行詞略不假借當卽是此詞也朱勝非則以此責詞乃內翰張閣所作恐勝非誤

先是彗出奎婁間上以星變憂懼而言者交章  
疏京罪惡遂有是命給事中何昌言請以臣僚  
章奏報行之遂檢會如昌言請為臣僚上言京  
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傾中外輕錫予以蠹國  
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俱出誕謾  
務夸大以興事肆為騷擾援引小人結為死黨  
假借姻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

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舡漕運  
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豐已營私之計  
若乃名為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託  
言灌民田而決水符興化之讖語致佞侯之告  
變而謬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  
真欲輔之以妖術張大成竊議其姦慝駭動遠  
邇聞者寒心始者京再罷相士民稱慶以謂京  
去朝廷必矣既寵以祠宮又許其致仕賜以蘇  
州南園尚無去意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則人力  
何能為哉詔曰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

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在外任便居住尋又下寬大之詔曰比以舊弼蔡京擅作威福屢致人言褫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懲戒尚慮怨仇乘時騁志下石傾擠彈擊不已遂至矯枉過中疾惡已甚宜伸寬宥曲全始終十月丙申朔詔禁捕偽詔偽詔曰前宰相蔡京公行狡詐行迹諂諛所以起天下之議今州縣有蔡京蹤跡盡皆削除有朋黨之輩悉俱貶抑詔姦人乘間輒撰詔書鼓惑羣民可立賞典購捕臣嘗考蔡京之所為合而

言之其事止於十有四誣上帝罔君父結與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制作喜導諛鉗臺諫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矜遠略散而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太子少保致仕蔡京為太

子太師依舊致仕二年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

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

勞百為降秩居外荐歷歲時可特復太師仍舊

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四月甲午燕宰

執親王於太清樓上親為之記蔡京上記曰云

云四月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言二子僉條蒙

恩判登聞鼓檢院僉條見任直祕閣自奉行官

制以來應帶館職者不領在京職事昨大觀中  
 嘗蒙除授曾具懇辭遂改差在京宮觀伏乞依  
 例改差詔僉提點萬壽觀條提點醴泉觀老姦  
 猶知守故事不可不著也

編長

辛巳何執中左僕射

自行中書門下侍郎授特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惟前代之迪官孰先輔相兼舊人而共政尤屬  
 老成眷言腹心之臣久貳機衡之任肆加考謹宜在  
 褒延其誕布於綸恩以式孚於朝聽具官何高明而  
 守正純厚而履常才兼文武之優學貫天人之蹟自  
 出陪於昌運首被遇於先朝為世名儒事朕潛邸方

續承之始已召寘於從班逮躬覽之初遂擢參於近  
 弼謀有 而必告事靡勤而勿宣備嘗夷險之更克  
 茂始終之節朕念持盈者保太平之盛敕命者謹時  
 幾之微矧祗紹於成模敢怠荒於既治疇若予采以  
 共濟於康功式選爾勞蓋莫踰於壽俊其登庸於左  
 揆兼總務於東臺進序勳階衍封采食併厚寵章之  
 峻用昭眷意之隆於戲罔不同心傳說所以迪高后  
 咸有一德伊尹所以格皇天尚繼美於前人以孚休  
 於永世

政和二年四月以哲廟實錄奏書除司空十二

月受元圭除少 三年四月改太宰兼門下侍郎八月燕樂成除少師封榮國公○太學生陳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於茲凡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賊汗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也

大觀四年庚寅

二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張商英中書侍郎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太乙宮使除

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試戶尚書授中大夫除

蒙同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古有訓無競惟人眷言樞

庭實本兵柄內以協謀於三事外以制服於四夷輔成道德之威繫賴魁閣之任具官方嚴敦大明允惠和智周事物之宜學貫天人之際蚤由雋望浸歷要塗擢宣中司憲綱以振進長民部邦用乃豐表著朝廷名重天下宜參帷幄之畫以救疆場之虞於戲顯忠遂良朕克祇於前憲安民和衆爾尚懋於遠圖其服替書以求忠譽

商英再入政府四月至是年六月拜相○蒙字

元功高密人

五月戊午余深罷門下侍郎除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青州

深自大觀二年九月除尚書左丞三年四月除中書侍郎四年二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五月罷執政凡二年上章乞罷故有是命

六月乙亥張商英右僕射

自守中書侍郎授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

制曰朕獲承至尊嗣有令緒永思萬事之統孰共濟於始終亦惟一德之臣以克相於左右眷言近輔夙著殊庸宜申倚注之誠俾正弼諧之次誕揚顯號孚告明廷具官張商英敦大而裕和直方而通敏學貫聖言之蘊為時儒宗才周世務之微實古王佐蚤受知於

神考繼被遇於泰陵荐更中外之榮居有賢勞之助肆予總覽首預褒延粵由從班擢陪政路八年去國雖備歷於險夷一節還朝曾無移於忠亮自再膺於圖任方允賴於將明謀惟具臧言期有補朕憂勤既治戒懼無虞上焉思先烈之承下則懷民隱之卹法度修矣而尚資於總核夷狄服矣而尤切於撫綏人材既衆而待原省之方邦國雖豐而急均節之度欲輔台德疇可享於天心莫如汝諧庶幾熙於帝載其進登於右揆仍蔽自於予衷適求厥寧勉成爾績於戲惟守正可以式百辟惟同寅可以經大猷往服訓



辭以對休命

蔡京再罷相遂以張商英爲右僕射商英乃辭而後受初蔡京既貶人心大悅是時方久旱彗出奎婁間及商英視事之明日大雨彗不見上亦喜甚書商霖二字賜之於是唐庚作內前行以紀其事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迴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旌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禿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鄉時兩翁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

錢

丁未錄

○先是呂惠卿既反目於王安石乃進安石二手簡又進日錄四卷四卷之內俱鋪陳

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故當時安

石詆毀之說不復見信於神宗而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四卷爲之也陳瓘謂安石此書詆誣宗廟誣薄神考蓋著撰日錄在退居鍾山之時讀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熙寧中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於蔡下而不忍以安石爲非其後蒙宥北歸大悔前言之過復著四明尊堯

之書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捨宰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書藏之於家尊堯者蓋以神考爲堯而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也會右僕射張商英請以熙寧元豐政事類而編之曰宋皇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以章紹述之實如宗廟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導洛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之類臣所定篇目大綱如此每篇如尚書之有序序其所以謀法緣此事此意爲此設當時詔旨看詳申明等類撮其機要而載集之庶使天下知其本原罔敢懷異詔從

之於是商英卽尚書省令聽置局典領之又書旨下瓘取索尊堯集瓘乃具表以黃帕封題繳申典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拆或謂瓘當徑申局中而通書丞相瓘曰瓘所恨在此不能直達乙夜之覽耳豈可通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矣遠其迹猶恐不免況以書邪繼而悉如瓘言商英旣罷黜左僕射何執中乃上奏請正尊堯之罪詔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

與張商英意安所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蓋辟  
雍初成之日而執中時為吏部尚書請開學殿  
使都人士女縱觀安石坐像而瑾於尊堯集序  
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啣瑾也丁未錄  
丙申薛昂罷尚書左丞授資政殿學士依前  
中大夫知江寧府  
昂自大觀三年四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七月罷  
執政踰一年罷從所請也

八月乙亥劉正夫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  
書左丞除

侯蒙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同知  
樞密院事除

鄧洵仁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太中  
大夫知制誥兼侍讀除

正夫執政凡七年至政和六年五月拜相○洵  
仁縮之子洵武之兄

庚辰吳居厚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宣奉  
大夫佑神觀使除

十月丁酉鄭居中罷知樞密院事自正奉大夫知樞  
密院事罷授依前

官觀文殿學士  
中太乙宮使

居中自大觀元年閏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  
年三月知樞密院事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三年  
至是皇后鄭氏上表以與居中為同族不欲使  
之預政事故有是命○大觀二年二月御史中  
丞吳執中言祖宗以來戚屬不得預政故褫之

其所以憂深慮遠至矣比下明詔追述先志俾中外勿復援引韓忠彥例戚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甲令崇寧二年七月繼嘗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而後宮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懇請罷免曾未幾年復申前命中外未免於疑矣上封還疏手詔批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執中乃已

庚申吳居厚知樞密院事

自宣奉大夫門下侍郎除

政和元年

辛卯

三月癸酉王襄同知樞密院事

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丕承前烈率籲衆賢矧樞機宥密之司參輔弼疑丞之地延登俊傑協濟事功具官王襄剛方而肅恭敦厚而敏學造六經之奧智周萬事之幾綽著忠勤荐更委任分符外閩夙推鎮撫之能持橐從班備罄論思之益比從起部進長天官銓衡盡公望實兼美宜陟本兵之貳俾據經遠之猷方今異域梯航邊民耕稼及此承平而無事所宜思患而預防益堅乃心以稱休命

八月丁巳張商英罷右僕射

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

制曰當軸處中義蓋先於體國承流宣化政必在於

宜民雖用捨之有殊實內外之無間式乎大號用告  
 多方具官張商英擢於廢棄之餘付以經綸之重庶凝勳  
 績克濟事功謂險夷之備嘗宜年德之彌邵越陪宰  
 路既閱歲時而乃密引羣邪陰搖先烈誕謾自恣寢  
 虧享上之忠狠傲弗恭殊失為臣之體涵容滋久教  
 戒罔悛非徒有拂於師瞻固已大喧於公論繼披爾  
 奏良動予懷儻端揆之是居豈謀謨之可託載念弼  
 諧之舊特優進退之恩峻祕殿之崇班莅陪京之近  
 服以昭舊眷以示私恩於戲秉我國鈞固欲曲全於  
 體貌留予京鑰斯為致厚於股肱戚乃自貽咎將誰

執勉服成命往其欽哉

商英自大觀四年六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  
 相踰年臣僚論其昔嘗交通中貴求為右僕射  
 今又結近臣郭天信使之借譽為固寵之計又  
 引上書邪等及懷姦害正之輩使為肘腋濟其  
 邪謀凡十臯而罷拜罷錄○商英既罷相知河南  
 府已而言者以其意欲動搖國是有害紹述於  
 是落職改知鄧州未幾自通奉大夫降授大中  
 大夫十月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二  
 年正月戒諭士子勿傾搖國是其言曰商英昨

以頗僻之學膚險之論鼓惑衆聽呼吸羣邪天下之士汨於流俗者咸仰之爲宗近來敕榜戒告庶幾士知所嚮矣今則深慮士人舊習不除尚敢詆誣先烈肆毀新政傾搖國是有害紹述及學術不正特立議論見於程文者竝於真卷詳加簽貼具析姓名當議痛與懲戒仍劄下知舉蔡蕤四月詔衡州安置張商英放令逐便初商英旣貶太學生有訟商英寃者上以語蔡京京乃上奏乞放許商英自便詔從之三年六月復責授汝州團練副使以泰州李彪作殿試策

題及荅語言指斥乘輿及嘲訕大臣等罪張商英時以爲李彪事在赦前故有是責宣和元年十二月壬午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卒時陳瓘寓山陽方與賓舊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久之客有以爲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踈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絕人望矣近觀天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瓘亦寢疾浸至大故○

熙寧初王荆公薦章惇召爲中書檢正被命爲夔峽湖北路察訪相度蠻事夔之監司知州被

其凌辱俱不堪相與謀曰有知渝州南川縣事張商英者其才辨可與章公敵一日召於末坐商英著道士服來長揖就坐惇好大言商英又爲大言以勝之惇喜歸朝薦商英於荆公以中書檢正官召商英自此進熙寧五年加監察御史裏行時神宗厲精政事商英言陛下卽位以來更張數十百事而最大者有三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之卽爲利非其人急之卽爲害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則太平可以立致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

官時朝任稍更新法之不便民者商英上書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議更變乎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言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言呂大防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川皆坐貶言司馬光文彥博負國呂公著不當諡正獻云云及商英爲相務更蔡京所行事省六路上供錢鈔改當十錢爲當三罷內藏出剩鹽鈔歸之有司天下翕然推重時內侍楊戩提舉後苑興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奏曰祖

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勳勞則別立昭宣和政和慶等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戢銜之會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狼傲弗恭等罪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商英慨慷敢言事然詭譎不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至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作祭司馬光文極其稱美已乃追論其罪始也排擊元祐諸人甚力迨為相則從而引用之蔡京置之黨藉中其實繇熙豐進也大觀之政矯昔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號無盡居士

卒年七十八丁未錄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商英贈

太保

九月戊寅王襄罷同知樞密院事

以中大夫知亳州

制曰樞要之臣朕所信任苟虧忠節理不可容宜正常刑以警在位具官王襄挾詭譎之智騫縱橫之謀中以罪辜屢貶廢斥比加技拭復賜甄收粵繇典選之崇遂二本兵之重寵私厚矣報効蔑然而密交近侍之臣妄薦延之論朋姦罔上黜罰何逃其罷政機往分符竹宜務循省體予寬矜

襄自政和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執政僅



半年以薦引近侍故有是命

政和二年

壬辰

五月己巳蔡京以太師楚國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自太師  
致仕除

制曰論道經邦莫大維師之任貪賢貴士斯爲有國  
之光朕紹祖考以宅尊攬英豪而制治眷茲舊弼擢  
自先朝夙諧勇退之高殊鬱具瞻之素肆涓穀旦

告明廷

具官  
蔡京

器博而行孚道全而德備學貫六經之

奧智周萬務之微允藉宏材宜居上宰致主以迪前  
烈博古而緝庶工知無不爲言皆可績粵從任用以

迄登庸首陳繼志之謨灼見治安之効始終一節磨  
不磷而涅不緇勤勞八年進以禮而退以義勳標竹  
帛名光鼎彝向馱元衡之煩祈遂安車之適又茲謝  
事孰與贊元矧今法度彰而克底於美成好惡明而  
畢協於公議念守文而怵惕思垂統之艱難蓋將嚴  
分義以弭奔競之風振紀綱以肅媮惰之習正人心  
而邪說泯究國是而衆惡消俾懷惠敵怨者舉滅其  
非謀而壞植散羣者率由於直道必有作興之術豈  
無丕變之方雖予表正於萬邦資爾儀刑於四海庶  
共熙於大政宜還冠於公朝俾疇爰賦之多庸示寵

綱目卷之十二  
章之渥內隆聖眷外協輿情於戲同德同心斯契太  
公之望惟和惟一爰存伊尹之書尚小物之克勤庶  
猷訓之時式茂服休命往其欽哉

是年二月戊午朔詔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蔡京  
復太師在京居住先是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  
變出之又以飾臨平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  
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貶太子少保居杭州上用  
張商英爲右相商英藐視同列間言竝興上不  
樂罷之京密結納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詐  
言虜主問蔡京何在上信之遂召京復太師仍

舊楚國公致仕又賜詔書開諭之

丁未錄

五月巳

卯詔賜蔡京白臨平置塔初因錢氏尊相名寺  
起於治平匪緣近年創有增建蔡京忠貫金石  
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羣邪醜正意在  
中傷肆爲無根之談冀陷不測之禍比從閱實  
灼見厚誣惟大臣立朝誼當自任而哲王圖任  
何畏巧言顧予心之亶孚豈衆言之足慮聿加  
開諭毋或介懷長編十二月以受元圭進封魯國  
公六年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仍赴朝堂  
及輪往逐省治事七年九月明堂告成進陳魯

國公辭不拜十一月詔蔡京告老乞體可五日  
一朝次赴都堂治事

六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

再入政府五年至七年十一月拜相

政和三年

癸巳

五月辛巳何執中改太宰

執中以二年十二月受元圭除少傅是年正月

改太宰兼門下侍郎拜罷錄八月燕樂成除少師

○政和二年九月癸未詔改三公三孤左輔右

弼太宰少宰官名太尉改為武選一品詔曰前

代以僕臣充宰相之任六卿為三公之官昔我

神考有志改為或未遑暇朕邇追來孝若昔大

猷稽三代公孤之名攷左輔右弼之號是正名

實惟古之師官不必備而惟其人施於新書克

祗厥服以成烈考之志宜以太師太傅太保為

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孤以左輔右弼太宰

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

司徒司空為三公及尚書置令並罷又詔太尉

古官舊掌武事雖循秦漢為三公之任名稱已

久可改為武選一品之任在節度使之上其儀

物班序居執政之次

見通鑑編年

十月乙酉朔詔檢

校官除太尉依舊外司徒為少傅司空為少保

左輔右弼太宰為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為從

一品中書省尚書省言契勘太尉在第一品開

府儀同三司在從一品執政在正二品節度使

在從二品欲太尉入從二品在執政官之下節

度使之上執政官俸錢二百貫欲太尉減半月

給一百貫詔從之餘竝依執政官仍立兩班○

十二月己亥改檢校太尉為檢校少師十月二

少保俱不改改太尉作少師及今方改之

○蔡條國史後補曰國朝

沿唐故事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

空為三公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元豐中官制行皆如

故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至政和初創

追周官之制遂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易少

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少蓋古謂之三孤孤之名

不雅馴因以為三少焉尚書令則國初太宗皇

帝嘗為之後不敢拜以為故事則如故若侍中

中書令因易為左輔右弼左輔右弼雖亦舊名

然亦未始除授者至左右僕射則改為太宰少

宰又復存太尉乃倣秦漢以爲掌兵官其恩禮儀衛咸視執政蓋特命武臣焉而三公者當時謂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前日之制爲官稱而已乃職在也故以三公則兼領三省事宰相未嘗不兼領但不若今制以三公則總三省爲官長時魯公旣爲太師乃號公相蓋以三公而不兼相任者然魯公懼權重固辭此禮丐免書門下省所以丐免書門下省者以樞密院事皆過門下不欲任兵柄故也上始不聽魯公曰今獨臣免書而已是其制固存乃從之行之久矣宣和

七年伯氏李邦彥力攻魯公旣罷而致仕乃改太師直以尚書令代爲三公蓋塞復相之路而

使不敢拜焉

爲尚書令唐太宗也當時有失稽考但存本文

丁丑吳居厚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奉大夫授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

制曰運籌帷幄同一體以致君作屏藩垣長萬夫而

觀政倚重蓋均乎中外申恩宜厚於始終廼瞻耆英懇辭機務渙發褒嘉之命用昭冲退之風明告治廷

曹孚衆聽

具官吳居厚

器涵方重學造淵微篤周畏之小

心韜經綸之大略逮事神考亟陞持橐之嚴被知泰陵嘗冠司元之重爰暨續臨之始擢居丞輔之聯參

四近以陳謨歷百為而盡瘁自載登於黃闥旋晉掌  
 於洪樞議論發必有稽風力晚而彌邵規恢遠馭靡  
 煩折箠而威懷罄率精忠方在虛心而毗倚遽閱囊  
 封之上願從閭里之安章屢却而復來誠有加而莫  
 奪未念元豐之侍從久陪巖廟之贊襄是用錫武定  
 之旌旄涖南昌之民社兼敦井賦併衍真租為搢紳  
 晚節之光遂錦繡故鄉之樂式隆體貌允懋賢勞於  
 戲十乘啓行尚賴壯猷之助萬邦為憲豈惟黃髮之  
 詢毋寶爾音乃心王室

居厚自大觀四年八月除門下侍郎十二月除

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再入政府踰二年至  
 是又上章告老故有是命從優禮也卒年七十  
 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

自特進觀文殿學士中  
 太一宮使兼侍讀除

居中再入政府踰三年至六年五月拜相

四月癸巳鄧洵仁罷尚書右丞

自通議大夫授依前  
 官充資政殿學士知

州

制曰身任大臣義尚體國苟懷 而罔上倡胥動之

浮言公議謂何典刑斯在宜申明罰以警官邪

具官  
 鄧洵

仁蚤被束束踐揚禁密締交近習藉以游談陰舉檢

人結為死黨冀搖國是以逞已私頃以久資從班擢陪政路顧渠魁之既逐猶居位之自如進則面從初無享上之意退惟腹誹益圖附下之謀言章繼騰朕難獨已尚以嘗侍帷幄務全始終加祕殿之隆名付近畿之便郡往加循省毋重悔尤

洵仁自大觀四年八月除尚書左丞至四年四月罷執政凡三年以臣僚論列洵仁締交黃經

臣故有是命

已酉薛昂尚書右丞

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除

○四年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學士為延康學士

樞密直學士為述古殿直學士恩數品秩竝如

舊附見

政和六年

丙申

二月童貫簽書樞密院事

自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陝西河

東河北宣撫使除

制曰安疆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之寄經綸者文武之用式隆馭遠之圖乃眷勳臣久宣廟略爰正樞機之任仍蕃命數之加肆輯朝紳亶孚詔綽具官童貫端莊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鐘海嶽之英材擅邦家之傑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洞毫釐於千里

匪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功首崇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弗逐克奔坐襲羗之域裔俗聞風而面內殊鄰慕義而納交比參穆於台躔兼奮庸於籌幄增峻撫邊之舊載遄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號令嘽嘽王旅惟所馳驅摧堅城於障塞之衝俘醜虜於軒墀之下實庸實壑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攸司之軍務嘉底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旄極三公之位敘進專密席併衍真租予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之勸於戲申伯言邁旣四國之於蕃吉甫來歸宣萬

邦之爲憲其益資於協濟庶克迪於丕平諒肩乃心奚俟多訓

貫開封人五月除檢校少傅充威武軍節度使

權領樞密院事七年十二月庚子除檢校少師

寧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

元符末徽宗置局於錢塘且訪求古法書圖畫

之屬貫以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游京

有能書名自書屏障扇帶階貫以進踰年入爲

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旣相始開邊議收復青

唐命貫爲監軍積功累徙奉寧軍節度使貫恃



功稍自專軍政選置將吏官屬皆提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寢忤京意徽宗欲除貫開府儀同三司京曰貫以宦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政和初貫奉使契丹還益用事廟謨兵柄皆屬焉遂領六路邊事以太尉爲陝西河南河北宣撫使遷開府儀同三司權簽書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方事於是徽宗曰元豐官制樞密院官置知院同知院事其簽書院事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元祐差除今童貫宣撫陝西等路帶行簽書與官制有礙貫見係儀同卽宰相之任也可改爲權領樞密院事拜太保河中節度遷太傅封益國公○祖宗法屬羗不授漢官有功則於蕃官轉遷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箭手有分地得以保其鄉里墳墓至是則使居新邊禁軍逃亡者罪至死不貸至是則許改刺別軍邊備軍政自貫壞矣

○初童貫附蔡京以進旣顯浸與京異久則抗衡弗肯下京京嫉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此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平燕策謂當分兵

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上遣承宣童師敏持貫策示京京第留之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有虛名爾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伐國大事安危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意頗沮京卽劾貫前後壞邊事今又欲開邊釁小人必亂國章凡四上上廼下議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時置三少無司空蓋欲別異之也貫大懼遂邀京等出城置酒厚甚以二犀帶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遂格於是京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貫時領樞密院遂日出赴朝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不復朝

他日則如故時上眷京亦稍衰矣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北事只我了得及與貫爭權弗勝遂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或曰京未始有此言於上特其子條假託以欺世云○貫之使遼也信燕人趙良嗣之言卽條上平燕之策選使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攻遼取燕雲十四州地會方臘叛命貫南討以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徽宗以賊熾爲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盡以付汝不得已者徑以御筆行之臘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

復宣撫陝西河東河北路○宣和四年女真報  
 遼主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統諸將兵  
 十五萬屯近邊虜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故城  
 南而還遂詔班師時蔡攸亦以副使至河間宰  
 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悉諸路兵二十萬會  
 三關詔貫攸毋歸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藩乞  
 損歲幣以復舊好貫怒其不納土麾而去之虜  
 追我師至涿州我師復大敗自熙寧以來累世  
 所積掃地盡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下金人已取  
 燕志益驕使往返邀索不已卒以遼人舊歲幣

為數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代稅緡百萬奉誓書  
 以往方命交地五年貫與攸以兵入燕燕之金  
 帛子女職官民力悉為金人席卷而去蓋殫國  
 力以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貫上表告功  
 落節鉞為真太師加封徐豫國公越兩月命貫  
 致仕

四月辛未何執中以太傅致仕自少師兼門下侍郎授太傅榮國公致仕

罷相

制曰進則經邦任陟宰司之峻退而就第寵升帝傳  
 之榮保茲名節之全寔乃初終之美其誕揚於渙號

用褒顯於崇功具官何執中敦重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蘊濟務之圖而將以遠識迪匪躬之操而持以忠心蔚為儒宗達不聞於離道時推王佐進必務於輸忠粵祇事於潛藩旋登庸於揆路宣王之倚方叔克賴壯猷高宗之式其盤亦惟舊學時著格天之業蔚然奠枕之勳丞弼八年勤勞百度比已諧於勿藥方虛佇於贊元有懷知足之規遽起告歸之志露章來上引諭莫回祈盡解於政機遂獲休於家食閔勞以事思直乃誠特蕃命數之隆悖爾老成之厚咸有一德念克底於成功茲惟三公用載先於得謝拓封賦邑加

食爰田推貂冠赤舄之華從鳩杖安車之適眷言碩望垂訓無窮於戲下膏澤於民予敢忘於丕績告嘉謀於后爾毋有於遐心祇服殊榮永綏備福

執中自大觀三年六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入相八年至是累上章乞致仕上以潛藩舊恩故優

禮之○國朝自張士遜以宰相致仕七十年間繼之者惟執中焉七年十一月太傅榮國公致

仕何執中薨年七十四上臨奠極哀贈太師追封清源郡王諡正獻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無

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為徽宗言之自

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

事略

五月庚子鄭居中太宰

自特進知樞密院事授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

劉正夫少宰

自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居中太宰制曰格於皇天實繫贊元之任渙其大號

罔非同德之求若時樞筦之臣又鬱鈞衡之望用熙

帝載俾正台司式洎剛日之良誕告治朝之聽

具官鄭居

中高明而篤厚直諒而純和識探道奧之微謀合皇

猷之蘊馳顏閔之極摯蚤擅儒宗非堯舜則不陳是

為國器粵絲簡識荐被褒揚徧躋禁路之華再陟本

兵之峻直道之行弗撓辰猷之告允臧進則盡忠義

不阿世退而載采言可底行眷名實之竝孚歷險夷

而一節肆念續承之重莫先圖任之能有能奮庸既

灼知於弼直乃立作相期遂顯於謨明載崇為國之

九經以又建邦之六典陰陽和而萬物得燮茲一氣

之元上下交而其志同惠在四隣之睦允迪朕志畢

協師虞就升亞保之崇資克佇貳公之美化疇封井

戶加食租田併隆體貌之恩增重股肱之寄於戲帝

賚予弼茲用亶於延登民具爾瞻益毋忘於夙夜若

古有訓無兢惟人惟說命之暨乃僚如尹躬之佑厥

后從欲以治罔不同心尚克邁於遠圖以對揚於休命

正夫少宰制曰灼於四方蓋本明良之會式是百辟莫先丞弼之圖乃眷宗臣蚤陪幾務具協民瞻之素俾居宰揆之崇涓選剛辰亶孚列辟具官正夫直清而惇裕閱博而醇深行高儒席之珎識探聖文之奧迪九德之美蔚然著蔡之資挺三俊之休允矣巖廊之望歷更中外綽著猷爲頃久輔於文昌旋進參於政本夙勵致君之節動昭享上之誠入告辰猷其克從先王之烈肆疇嘉績惟簡在上帝之心言輒契於朕謀

人莫渝於汝守若昔交修之助維時共政之求將用繹於天工知人則哲宜使熙於帝載秉國之鈞位班袞職之隆名亞鼎司之重克灼知厥若久堅勵翼之懷率惟茲有陳用底經綸之蘊誕揚休命式副僉俞載超賜位之聯增惟奮庸之任剖封爰賦衍食加田疏恩渥之便蕃示延登之簡注於戲爰立作相永言考慎之艱罔不同心益邁謨明之協仰惟前代圖任舊人曰成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迄於闕天時乃格天之業具存經體之勳尚懋遠圖以期予治

壬寅鄧洵武知樞密院事

自保大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讀遷正奉大夫

宣和元年四月除少保封莘國公二年正月卒  
洵武再入政府四年至是卒於位贈太傅贈卹  
甚厚諡文簡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  
洵武以為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後  
契丹衰王黼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沒矣事略

八月己巳侯蒙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薛昂尚書左丞

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丞除

十一月庚子白時中中書右丞

自試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十二月乙酉少宰劉正夫致仕

正夫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少宰是月以安化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入相僅踰年疾病  
乞骸骨故有是命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軍節  
度使充中太乙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賜  
詩寵之疾作卒於道贈太傅諡曰文獻自正夫  
去位王黼為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自時  
中李邦彥輩相繼竊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事略

政和七年

丁酉

八月鄭居中罷太宰

以母憂罷

居中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太宰是月以母憂罷

自張商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  
 右府每為徽宗言之至是為相四方欣然望治  
 丁母憂十一月即詔起復八年七月罷起復以  
 西邊奏捷除少傅是月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九月罷起復居正入相起復前後僅三年至是  
 懇祈去位遂以喪制自終云

十月戊寅侯蒙罷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知亳州

蒙自大觀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八月除  
 尚書左丞政和六年十一月除中書侍郎是年  
 十月罷執政踰七年以目疾乞罷而有是命尋

除資政殿學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余深少宰自門下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丞天子以贊助萬機時乃代工之任熙帝載而  
 使宅百揆莫先同德之求眷我宗臣久於政路爰繹  
 師虞之素俾升宰席之崇涓擇剛辰誕颺顯冊具官余深

直方而敦裕肅乂而純明學參聖域之優識達道原  
 之大威儀是力凜然廊廟之材文武兼資允矣邦家  
 之望夙延登於近輔實具紹於先猷明哲自將忠忱  
 一致載執黃扉之柄益隆巖石之瞻臯陶之陳帝謨  
 既懋弼諧之義山甫之將王命有嘉出納之勤具昭



成憲之休未究大儒之蘊朕仰惟前代守文為難相  
我受民非賢罔又若四方之是訓則九敘之可歌視  
君如腹心矧務同於一體用汝作舟楫庶克廸於多  
盤其進秉於國均仍兼釐於政本特超賜位併衍真  
租聿彰倚注之殊式示寵光之渥於戲時則有若伊  
尹惟斯道而覺民王曰惟爾君陳以嘉猷而告后允  
蹈昔人之美迄臻庶事之康三階平則風雨得其時  
衆賢和而天地為之應亶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

辭

八年四月以西邊奏捷除少保是月兼神霄玉

清萬壽宮使以鎮江府金山為之

同日白時中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十二月丁巳薛昂門下侍郎

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遷特進除

重和元年

戊戌八年十一月改元

正月庚戌王黼尚書左丞

自起復宣和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上清寶錄宮除

黼字將明開府祥符人

九月庚寅薛昂罷門下侍郎

自特進罷授彰化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

讀

制曰輔巖廊而斷國論允圖庶績之熙秉齊鉞以在  
王廷式示萬邦之憲茲極人臣之美尤為儒者之榮

乃睠耆英固辭機務特褒徽數用渙明綸具官薛昂德粹而行孚量閔而識遠學通聖奧會歸六籍之醇文揆道華度越百家之小 說早宗於士類輸忠深簡於朕知頃自禁嚴進膺柄任再陟貳丞之峻肆居左省之崇有合於稷契之言所陳必堯舜之道俾予從欲以治既迪大猷厥其永孚干休具紹先烈方賴協恭之助杳披丐罷之章載惟前後之十年盡歷險夷而一節重違雅志爰錫異恩豹尾神旗壯軍容於要闈瓊臺雲闕便燕息於清都仍陪經幄之親併衍私田之厚於戲克左右厥辟敢忘大政之咨毋金玉爾音

尚罄嘉謀之告其祇朕命益勵乃誠

同日白時中門下侍郎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王黼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馮熙載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范致虛尚書右丞遷中大夫除

熙載尚書左丞制曰文昌總理治官丞轄綱紀臺事

用助宰揆實班輔臣圖任惟艱疇咨在列式序厥位

我得其人具官馮熙載才高而行醇 博而用大自得淵

源之學發為體要之文踐歷禁塗旋以憂而去職僅

終禮制比趨召而還朝草再視於北門旨密承於東

閣眷惟爾德匪特翰苑之才蔽自朕心擢處肅機之地入則陪三省以論大政出則糾六官而董庶工惟修舉元豐憲章率由羣后俾紹述神考政事允升大猷適觀厥成同底於道

致虛尚書右丞制曰仰惟神考肇建文昌外設六官內度百揆惟是二丞總治實為執政大臣肆朕紹休允謹厥典惟時迪哲乃得其人具官范致虛問學淵深操行醇固有經邦之讜論發於文辭有遵道之誠心見之事業比從居里召領嚴祠載循士論之公擢寘官之長謀猷屢罄聞望益隆進糾正於中臺俾紀綱

於右轄入與機務協成雋功惟陰陽之機方以政而輔相天人之際實有道以和同勉懋爾庸以弼予治時中執政凡八年拜相黼重和二年正月拜相○熙載字彥為衢州西安人

宣和元年己亥 二年二月改元

正月丁巳余深太宰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王黼少宰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深拜太宰制曰太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北斗者人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俯眷經邦之重敘登元宰亮翼翼衆功誕揚綸綍之言

孚告紳綏之聽具官深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清通孝足  
 以探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  
 經世之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徧儀三省殆閱  
 十年頃進秉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丕應後志  
 御事厥斐有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  
 務協太平守成之規暮年於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  
 陽寒暑得其序下之則紀綱法度適於中德音不瑕  
 已諗周公之美哀職有闕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  
 巖瞻授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仍陪多戶之封受任  
 既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蓋

自擬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  
 曹為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之房杜居前姚宋亦  
 竝稱於後顧會何比予於是矧時則勿有間之勉恢  
 太猷追紹隆古

黼拜少宰制曰北辰居所而衆星拱道蓋尚於無為  
 明主好要而百事詳術莫先於論相天實生於碩輔  
 世方賴於真儒用酌師虞延登揆席肆即治廷之大  
 夏季詔號之嚴具官黼直諒而粹夷閎深而博遠學通  
 千載而會歸於道德之要識造萬微而動合於理義  
 之方謹論明謨允矣佐王之略高文大冊傑然冠古

之英國之光輝予有疏附頃自左綱之峻亟陞右省之崇勅天之命惟時幾益罄同寅之助役志於享無爽侮聿多載采之勳豈惟衆賢和而物和茲乃百姓足而君足三台之階兩兩疇當齊色之占南山之石巖巖爰屬秉鈞之望惟帝賚弼若時登庸其遂相予無以易汝俾陟宰司之重兼釐政本之繁懋官超尋典之常賜位躡文階之冠申加多邑併衍真租於戲尹躬暨湯而克享天心高宗得說而咸仰朕德相與之妙於今可師矧書垂告戒之言有嘉謀則順於外而史述彌綸之用持衆美以效之君故四方其訓以

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往資予翼式副民瞻

初黼爲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寢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揣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德其助已也累遷至翰林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爲叛已怒甚徙爲戶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爲黼罪

及少宰由通議

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旣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田汰

堂吏毀辟雍及毆酉筭學減橫行遙郡奉入之半  
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  
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旣得位  
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黼遷居  
賜第凡供張什器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  
坊樂又宴其家以落之遂以少保爲太宰稍襲  
京故跡專以燕享爲事略○五年十一月丙寅  
幸王黼賜第觀芝草黼專結梁師成旣爲相再  
賜大第於城西開徑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  
來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託言家之屏風生

玉芝上爲臨幸觀黼之室閤張設寶玩山石侔  
擬宮禁喟然而嘆其富樂時上留黼家駐蹕因

大醉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

上深悔之

長編

○睦州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

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  
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破陷六州  
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  
又拜少師○遼人李良嗣不得志其國亡來歸  
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真與共圖之則石  
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居

中鄧洵武皆以為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  
 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真得其空城并所  
 得支郡即率百僚詣文德殿稱賀徽宗解玉帶  
 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初黼既得秉國念無  
 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  
 以梁師成副焉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  
 入尚方者才什一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  
 相名其居閣為得賢治定後徽宗幸黼第始悟  
 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由是黼眷稍熄乃拔白時  
 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以太傅致仕而

猶領應奉司初王黼為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  
 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黼本以何執中所  
 汲引及居言責即疏執中罪 請罷之欲

使蔡京專當國政徽宗不可而止遭時得君承  
 京之後其為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洎童  
 貫覆滅遼國招挑金人皆黼之罪也欽宗即位  
 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籍其家

三月己未馮熙載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除

范致虛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張邦昌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除

致虛執政僅一年九月以母憂去位靖康末資  
政殿學士范致虛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統兵復  
西京未幾兵敗退潼關建炎元年五月復命為  
京兆經略安撫使小曆○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  
光人

十一月戊辰張邦昌尚書左丞

自通議大夫尚書右丞除

王安石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邦昌尚書左丞制曰朕纂承祖考保乂家邦永惟萬

事之微實賴四鄰之助久惟登用茲有次陞

具官張邦昌

履信而守謙蹈中而迪吉學足以貫天人之奧識足

以通今昔之宜擢自演綸古訓載揚於鳳閣試之專  
對王靈遠暢於鷄林旋假道於北門肆參華於右轄  
試觀體國備見濟時惟允協於一心遂克和於庶政  
宜進厥序俾孚於休朕心朕德惟乃知嘉謀嘉猷其  
告

安中尚書右丞制曰朕體貌衆賢紀綱萬事終始慎

厥典俾罄竭於謀猷左右惟其賢庶緝熙於政治

具官

王安石敏明而通博端亮而靖共冊府養才久負致遠

之器識禁林華國益高爾雅之文章有鋪張揚厲之

能多獻納論思之益人望尤屬朕心不移宜參輔於



中臺以服休於右轄爾惟外協股肱之力內殫心腹之誠謹微罔失於時幾守正率循於法度期予於治時乃之休

宣和二年

庚子

六月戊寅蔡京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初封嘉衛魏楚陳今封魯

制曰人主之職論相動繫四海安危之幾大臣以道事君不失終身進退之節惟 元老 懇解國均雖貪得天下之者明與圖厥政然閱勞軍國之機務勉狗乃情有如待遇之始終增光老成之去就敦勵風俗聳光臣鄰式寵其歸用告爾衆

具官蔡京

道大而用果

器博而才周學探聖王之淵源智該事物之變化善斷大事被遇三朝祖宗留以輔予士夫視其行事粵惟紹述之始起於流落之中朕心乃知予倡汝和興事造業以熙於庶績制禮作樂以文於太平學校還三代之風疆土率寧人之指邊隅不聳又恬鎮撫之威年穀屢登時顯燮調之助房元齡之居宰相積十五年郭子儀之校中書二十四考方便咨詢之計間資啓沃之謀連上囊封堅辭袞職使亟召而不起詔親諭而莫回深惟耆舊之臣豈以筋力爲禮往緣告老已酌權宜止造五日之朝稍便其燕處不治三省

之事欲紓其賢勞蕭相老而素恭留侯晚而棄事壽  
雋在服精神折衝安事引年殊怫素望然功成身退  
者天道之持滿居寵思危者君子之見幾歷觀自古  
之名臣鮮或自全於晚節與其留以自輔國資論道  
經邦之遠圖豈若聽其退休俾遂旣明保身之雅志  
是用仍上公之故秩衍賜邑之新封許上印章榮居  
賜第往逐鄰里之父老共盡囊橐之賜金士皆聞風  
而激昂人或垂涕而太息於戲西伯善養呂望忘東  
海之故居成王旣封周公老京師而自近雖已歸而  
謝事猶勿忘於告猷寢食以時藥石自輔

京自政和元年五月自太師致仕除依前太師  
楚國公三日一至都堂視事至是年六月以太  
師魯國公致仕三入相凡九年○先是政和六  
年上章告老詔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  
輪往逐省通洽三省事謂之公相專舉從便居  
第宣和元年復自陳乞免三省文書繫銜從之  
至是再乞骸骨以聯姻國戚子尚王姬賜予罷  
賚略無虛日輕車小輦鳴鑾七幸命坐賜酒用  
家人之禮君臣際遇曠無前比眷禮若此安敢  
言去緣疾病浸深不能自己詔依所乞守本官

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  
恩禮俸給之屬竝依舊仍朝朔望從優禮云罷拜

錄○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章數十

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

章批諭諄誨再四遣官宣押堅臥不起其詞激

切確然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長編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太宰

授少傅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

制曰熙帝載而宅百揆內嚴論道之崇倡九牧以阜

兆民外倚承流之寄顧本末之一致期左右以同寅

眷予壽俊之良乂處政機之務問高年而寬委責茲

為貴老之先欽大臣而備禮儀式示優賢之厚誕敷

丕律播在治朝

具官余深

剛大而粹夷高明而敏達才周

繁劇蘊多識以濟時學妙淵源貫羣言而博古蚤深

王佐之略衆推儒術之規揚禁近之清班躋鈞衡之

要路正色臨下諒鎮服於未形直道事君嘉啓沃而

入獻載登左闥進官冢司赫赫且瞻維邦基於柱石

顒顒令望定國是於著龜三年有成百度惟正賴彌

縫之善訓贊紹述之休功方須帷幄之誠遽慕林泉

之適露章踵至瀝懇殊堅俯諄諭之甚勤抗忱辭而

益固惟尊德樂道之義宜罔咈於朕懷念難進易退

之風且重違於雅志是用解上相之印綬畀中權之節旄亞傅華資仍賁袞袞之寵闔山奧壤允光晝錦之歌伊尹告歸遠思寵利之戒尚仰承於注意毋專徇於一心繫我宗工奚俟多訓

深自政和七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

入相凡四年至是數上章乞解政而有是命從

優禮也拜罷錄○趙子崧舊事云祖宗故事凡僕

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

傅威武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十二

月戊辰余深奏福州私第建御書閣蒙賜名賢

弼亮功乞依白時中例差破使臣詔余深數差

破使臣等在京依鄭居中例在外依使相例施

行

庚戌王黼太宰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宣和三年辛丑

五月戊戌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居中服除拜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崇國

公二年十二月除權領樞密院事是年五月落

權字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

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  
 真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童貫主  
 其事居中力陳不可又謂京曰本朝與遼國通  
 好百五十年公何以遽興此舉京曰上意已決  
 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  
 爲之由是北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犯遼國遼  
 國之兵屢敗國勢危蹙王黼爲相力主其事欲  
 舉兵以應之以童貫蔡攸爲宣撫使副總師以  
 出居中復以爲不可王師旣出撫定燕山居中  
 進太師五年六月戊申鄭居中卒贈太師華原

郡王諡曰文正。王偁曰居中謂兵禍不可結  
 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與攸黼輩同受燕山之  
 獎謂之具臣可也

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中書侍郎

授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亳州

熙載自政和八年九月除尚書左丞宣和元年  
 四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一月罷執政踰二年  
 時王黼爲相熙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臣寮論其  
 鄉邦經盜賊侵蹂之後更不歸省墳墓故有是  
 命尋領宮祠而卒

同日張邦昌中書侍郎

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王安中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李邦彥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太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除

五年五月邦昌以收復燕雲除正奉大夫在政

府凡七年靖康元年正月拜相

宣和五年癸卯

正月王安中罷中書左丞自中大夫罷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

使兼知燕山府

制曰修政事而攘夷狄聿恢辟國之謀說禮樂而敦

詩書斯稱總戎之命朕君臨六合子惠多方睠初附

之遺黎倚同心之碩輔容民畜衆實先保定之施任

君子樂於行意蓋由蘊芻中之誠惟正邦之略在我

而有餘故佐王之學因時而自顯服持神器之重庶

穆政塗之賢延登傑材用孚衆聽具官趙野高明而博達

凝遠而裕和學擅儒宗攄發六經之奧行為世範兼

包九德之醇早踐歷於近班益懋揚於賢業蘭臺率

屬尤高憲部之能鰲島搗文再入禁林之直追典章

於三代孚德意於四方望實兼隆操守彌固是用延

登筦轄翊贊機衡用彰眷倚之隆克迪猷為之美噫

立政立事既先崇德之求惟幾惟康勿替同寅之助

往祇朕訓益肩乃心

五月邦彥以收復燕雲除通奉大夫六年四月  
丁父憂起復執政凡三年至六年九月拜相。

五月趙野以收復燕雲除通議大夫

辛亥蔡攸領樞密院事

自上清寶錄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兼侍讀河東河

北宣撫使落直保和殿依前少師安遠軍節度使除

制曰有常德以立事莫先保大之圖輝神武以折衝

尤重本兵之寄必文武兼資之佐負勳德竝隆之名

夙膺簡知乃稱眷倚

具官蔡攸

高明而達敏敦大而粹溫

學深六藝之淵源識洞萬微之表裏蚤承寵遇徧歷

清嚴非道不陳微言咸告久聯二府之秩旋視三公

賢使能可緩褒崇之勸誕揚恩綽敷告治朝

具官王

識蘊雋明器凝閱博高文大冊宣居後學之宗直道

公言綽著弼臣之體自陟二丞之峻日隆四近之尊

推翰墨潤色之工劇繁無滯養河山深厚之氣簡重

愈孳勳業佐時忠嘉享上惟燕山之作屏應析木以

奠方久淪胡虜之塵未復衣冠之習屬戎酋之渝誓

整虎旅以徂征名山大川悉載廣輪之制流風舊俗

喜還教化之淳念綏撫之惟新在阜成之有術雲霓

之蘇大旱爰契羣情文武之憲萬邦適符予欲特輟

政機之要出臨朔塞之雄上將鼓旗俾專威於雙節

中堅號令仍盡護於列城加衍轅田增陪真戶用錫爾祉丕昭物采之華式遄其歸共處功名之美輿言昏穆士氣彌張於戲修德以來遠人載懋懷柔之略遣戍以衛中國尚嚴備豫之宜往奮令猷務宏休烈安中自宣和元年十二月除尚書右丞三年十一月除尚書左丞是年正月罷執政踰三年會

收復山燕安中請行故有是命

二月乙酉李邦彥尚書左丞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趙野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野尚書右丞制曰人主勞於上賢將以濟天下之務

之儀自撫定於燕雲悉混同於趙魏遠追吉甫薄伐及乎太原近比晉公宣恩徧於淮蔡亟躋夏篆之冠益侈緇衣之榮頃者徂征行師衽席之上茲焉密議運籌籌帷幄之中不移左棘之峻班爰領鴻樞之鉅任屬爾象賢之美副予注意之深素體至懷奚埃多訓九月落節鉞前官少師領樞密院事七年六月除太保進封燕國公

七月己未領樞密院事童貫致仕自太師楚國公依前太師徐豫國公

致仕

制曰觀天運者有寒暑之序萬物所以盈虛受國爵



者陳禮義之經大臣所以進退眷惟者哲久執鈞樞  
 近悅遠來尤深補袞之助功成名遂遽起浮雲之思  
 姑狗冲懷具孚羣聽具官童貫英資敏識宏度明謨勤勞  
 王家膺任邊寄文事武備之經緯其應不窮乾端坤  
 倪之混融咸歸有截帷幄著前籌之畫旌旗極良將  
 之規百辟服其勳庸四夷望於風采方還定雲燕之  
 俗庶同享廟堂之休何嫌何疑而弗肯留於再於三  
 以期得請昔秦穆詢茲黃髮矧膂力之未愆抑孟軻  
 謂無親臣取喬木以託興卿不諒此朕難重違且知  
 止足以安身慮固全矣況辭寵榮而礪世時有助焉

釋宥密之煩機以公師而就第內朝間至尚佇見於  
 儀刑異數竝存蓋特隆於體貌仍陪真食用衍腹封  
 於戲元老壯猷方叔素戡於荆狁盛名高節子儀遠  
 過於威文惟壽豈之彌康以忠嘉而入告

貫自政和六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

領樞密院事是年七月致仕在樞府踰六年而

罷初封涇城益楚今封徐豫

宣和六年甲辰

八月乙卯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落劔南東川節度使除依前太

師領樞密院事兼充神霄玉清萬壽宮使陝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進封徐豫國公

金人以我之納張覺也欲敗盟故用貫七年六月進封廣陽郡王○金人再取蔚州且絕交山後之議明年復起貫領樞密事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又明年封廣陽郡王未幾邊遽至粘罕將南侵貫遣馬擴往聘窺之虜以納張覺責我且馳使太原告相國已興兵貫厚禮之使者欲貫速割河東地以河為界貫聞之氣褫搏手無他策亟謀還貫甫至京師而胡騎已長驅向闕○貫握兵三十年權傾四方奔走期會過於詔勅道路自語莫敢誰何貫頗疎財後庭

妃嬪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凡上左右交口稱譽一詞寵扇赫然乃至陰謀搖東宮聲焰震天下服食逼乘輿金寶充私室又招僉健少年萬人號勝捷軍以為親兵環列第舍持兵呵衛僭擬宮省一時嗜利樂禍之人趨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門賦自承宣使而下凡數百人庖夫廐兵亦官至防團刺史惡稔釁盈卒以起戎貽禍毒流四海

九月乙亥白時中太宰

自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授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神

霄王清萬壽宮使

李邦彥少宰

自起復通奉大夫守尚書左丞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

萬壽宮使

時中太宰制曰朕觀三極之道而驗天人之理無異致稽六藝之文而知古今之治爲同歸故修人紀者可以懋格天之功而式古訓者可以揆當今之務方丕宣於景命肆允迪於大猷用簡民瞻共熙政績誕揚渙號敷告治朝具官白學貫經邦識探道奧英辭麗藻兼討論潤色之能謹議直言有獻替彌縫之益周旋丞輔副貳機衡牧事圖功謀合機深之蘊詮時翊化治臻晏祭之期僉論汝嘉上心無斃眷是中臺

之政揆於冢宰之崇總萬目之綱舉用違而訓職受郡吏之會核名實以兼能勩相邦家撫綏夷夏式經綸之業允諧夢卜之求用能進秉國成特隆位敘錫公主之顯爵兼東省之侍班鼎鉉均和參贊調元之度恭階齊色益彰同德之符於戲器博者其用周志遠者其功茂丙魏號同心輔政未聞臻漢道之隆姚宋善應變守文僅能躋開元之盛方六合混同之日乘百年累洽之基保文祖之愛民敢忘篤敘協先王之成德允賴交修毋俾商周之臣獨專古昔之美勉祇重任永底太平

邦彥少宰制曰太微上符列宿次輔拱三光之庭文昌授政四方宰臣揆六官之務眷予近弼時謂真儒履正奉公協濟休明之治贊元經體宜應考謹之求敷告朝倫誕揚命渥具官李邦彥端方而肅又簡重而裕和偉望宏才夙擅縉紳之譽博聞強識兼通典籍之醇登翊化鈞荐更歲律協廊廟訐謨之議無有党偏審政機綱目之繁備宣忠恪嘉言底績膏澤在民方國家閑暇之時席祖考隆昌之緒以內治則立經陳紀以外攘則保大定功政事集熙豐之成疆宇復燕雲之舊惟克紹先烈乃臻夷夏之安而聿懷永圖允

切淵冰之念惟志慮吁於克一則功業底於不平是用延登揆路之崇式貳西臺之要爽邦由哲載圖弼亮之勳立政惟人竚展經綸之蘊陪敦真食超進文階以昭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眷於戲納誨輔德式彰傳說之欽承以道覺民罔俾阿衡之專美務恢遠業以副具瞻

七年十二月徽宗出居龍德宮以少宰李邦彥

為龍德宮使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

副之

丁亥趙野尚書左丞

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宇文粹中尚書右丞自翰林院學士承旨宣奉大夫除

蔡懋同知樞密院事自朝議大夫試開封尹遷中大夫除。故相蔡確之子

粹中尚書右丞制曰與治同道則興克謹先王之戒

惟后非賢不先碩德之圖矧庶務之幾微繫四方

之風化思得宏博之彥聿修康濟之功延登偉材以

參近列具官宇文粹中剛明而博敏嚴重而粹夷與學勤乎

天人達識周乎事物蚤膺簡在亟踐禁嚴大冊高文

夙推於制作崇論弘議屢罄於忠嘉中立不倚而絕

朋比之嫌應變無方而蘊經綸之素雖內相獨承密

旨嘉陸贄之善言而中臺總治庶官資戴胄之振職

其自論思之列特進網轄之崇股肱良而庶事康期

永臻於至治號令臧而下民若茲有賴於協心往茂

爾猷以光朕訓

懋同知樞密院制曰保大定功誕奮威懷之略圖事

揆策必資經濟之才國家列右府之庭重本兵之任

謀猷啓沃密陪輔拂之聯政事咨詢實荷股肱之寄

數求雋彥參秉繁機爰得異人式孚羣聽具官蔡懋器博

而慮遠實茂而聲宏學業富於胷中智術高於當世

惟爾先正實為聞人明德茂勳著在王室遺芳流澤

貽厥嗣賢傑然濟美之資挺爾致君之節越由天府

編年錄

卷之十二

吳三十九

擢任鴻樞往體殊眷之私益勵同寅之志夫文事必有武備身兼兩藝之全而聖主斯得賢臣適契千齡之會亟祇朕訓永肩爾心

十一月丙子太宰王黼致仕

自太宰兼門下侍郎楚國公授太傅致仕

制曰明王立政惟人倚輔弼所以致格天之業大臣事君以道繫進退所以為勵俗之方眷予魁柄之英久幹化鈞之重茲屢披於奏牘斬遂即於里居飾宣典冊之華誕告縉紳之聽具官王黼智周而氣粹量廓而才全與學明精稜之原敏識達樞密之會道將興世聿臻熙洽之期帝實齊亨出偶明良之運國有隆棟

時之宗臣論大政則以揚功遵制為善繼之能熙庶績則以責實循名為修文之効獨立乎眾說之

際屹然砥柱之安有為於羣策幾微之先昭若大龜之決然燕朔告侵疆之復華戎恢共貫之圖陰陽時敘而應太階之平民物率之和而迪頌聲之作六年於此一德惟純周公之思三王既兼穆穆之美山甫之式百辟靡忘翼翼之忠比深戒於滿盈乃力辭於疾恙朕念君臣膺載會略無纖芥之嫌而海寓混同宜共享安平之福屢加敦諭益厚倚毗繼觀造膝之陳備見投誠之確顧重違於雅志其暫解於繁機宅百

揆而奮庸孰若動名之邵以三公而就第式增體貌  
之崇紆使組於瓊宮衍戶租於爰賦於戲若臯陶之  
邁種德嘉謀已稔於舜庭如房喬之不吝權令名獨  
高於唐室司國論則有維石巖巖之望安家食則保  
赤烏凡凡之榮示勞佚之惟均靡終始之或間其祇  
若於猷訓用光昭於前人

黼自宣和元年正月拜相是年十一月致仕入  
相凡六年至是八上章乞骸骨照依所乞守本  
官致仕應干恩禮朝謁人從等竝依蔡京例仍  
給節度使俸從優禮也黼當國之久專權稔惡

中外畏之無敢言者及是上覺悟罷其政事天  
下稱快淵聖卽位之初以其首建燕山之謀馴  
致虜禍誅之於輔固村云

十二月癸丑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自太師魯國公致仕依前太師

領三省省事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四入相

先是上欲再起京詔置講議司命京兼領至是  
遂落致仕領三省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宣和七年乙巳

四月庚申蔡京復致仕罷領三省事復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制曰用人求舊惟治世之通規置相克終茲哲王之

令典眷時元老方領繁機忽懷知止之風莫遂貪賢  
 之意誕揚渙號敷告大廷具官蔡京道周而德全氣博而  
 用遠學探天人之蘊才兼文武之優蚤逢休辰亟立  
 要路謀謨王室殫獻納於三朝輔相朕躬閱勤勞於  
 九閏廼者當初載旁求之日席四方全盛之資遵制  
 揚功粲先猷之具舉制禮作樂凜太平之有文昨方  
 就於燕間比再司於重劇念蒼生之計聊起謝安顧  
 黃髮之咨遠同呂尚屬偶嬰於疾恙致稍闕於會朝  
 正考父三命而滋恭莫遑偃息衛武公百年而自敬  
 荐貢忱辭朕素隆體貌之恩增厚始終之義自任斯

民之重宜無足辭閔勞三省之煩期於必請是用俾  
 還公印歸卽里居申衍爰田陪敦真賦袞衣赤舄尚  
 聯使於神霄几杖安車庸留居於魏闕勉從雅志以  
 副至懷於戲再圖揆路之勤本予德意三告師臣之  
 老乃爾令名勉藥石以自持俾神明之益壯徃承休  
 命尚告嘉猷

京至是四入相累月而罷京自崇寧之後已居  
 相位雖屢黜免然未幾而復自是執政者幾二  
 十年始終紹述之說鈐制上下以騁其私天下  
 不勝其弊及此既耄矣先是以老疾目失明文



書案牘不能省閱悉使其子條代之條因竊弄朝權進退人才皆出其手議者喧然不平京不自安遽復求罷故有是命臣僚論條略曰伏見龍圖閣直學士蔡條辟學邪見累挂謫籍陛下優禮元老條以京愛子之故得出入禁闥而復不循分守自任以國事之重竊弄權柄率意自專一時倖進苟得之徒闕集其門勢焰熏灼接見賓客逾於執政條偃然居之不疑延閣華賓非所宜據伏乞勅旨削奪以爲妄作之戒○初京再領三省以盲廢事事皆決於子條條時以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而條威福自任同列不能堪又與其兄相仇於是罷條侍讀提舉亳州明道宮條既罷京復致仕條尋又爲言者所論上從之遂奪條職詔曰蔡條比建議宣和庫令置式貢司掌凡四方式貢之餘以待天子之用撥元豐大觀權貨務庫金銀竝入宣和庫朕撫世隆平昭德崇儉而條妄意建議請創置式貢司於宣和庫張官置吏又分六庫以括四方錢幣萬民之貢又欲空府庫之所有以實之違典式興聚斂絀國用啓私藏可

特落職。言者又論不當以三公領三省其奏曰尚書政事之本也神考遠稽周官近取唐典乃建六聯以分邦治惟令居中與僕丞禮絕以太宗皇帝爲尚書令而尚書令虛位百餘年臣下無敢當其任者元豐初詔曰三省各有體統實相維持元祐初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已非故事繼而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紹聖臣僚論列以謂當時大臣陰與公著爲地除去重事名曰下彥博一等而實兼三省之權事無輕重無不與之侵紊先烈莫大於此然但增平

章之名猶未改官制也政和初蔡京自蘇州還朝何執中已任左僕射難以去之遂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不避其鈐制人主抑塞士大夫每以元豐爲言至自領三省則不復以元豐爲法蓋蔡京唱之王黼因之元祐大臣所不敢爲者而京安爲之且元豐五年始行官制會未數年京乃謂先帝欲改而未果豈不矯誣先帝乎使天下議之國史紀之改元豐官制自政和始豈不害陛下述事之孝乎三省者人主出令之地也故舊制宰相同平章事而已

新制則僕射兼侍郎而已示不敢專也今領三省則權侔人主非所當也又況三公之官皆以功賞或積累而至非若古者待以論道經邦也蔡京以八寶轉太師王黼以平燕轉太傅三公爲太宰少宰何爲不可而必欲領三省乎特出於大臣自營專權之耳乞復尚書令之名今後三公不許統領三省竝依元豐法上是其言遂下詔更不以三公領三省○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至是復於尚書置

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爲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廳爲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竝依元豐成憲

拜罷錄

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間者三公之事作而

相與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領三省衆務使宰輔丞弼反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憲章之意可尚書省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公其任焉三省竝依元豐成

憲母復祭

長編○尚書省復置  
令三公止係階官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二終

